



□ 12  
3121  
2





口 12  
號 3121  
卷 2

語孟字義卷之下

忠信 九五條

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皆就接人上言夫  
做人之事如做己之事謀人之事如謀己之事無  
一毫不盡方是忠凡與人說有便曰有無便曰無  
多以為多寡以為寡不一分增減方是信又忠信  
二字有朴實不事文飾之意所謂忠信之人可以  
學禮是也又信字有與人期約而踐其實之意論  
語集註曰信約信也古人有信如四時信賞必罰  
等語皆此意



忠信學之根本成始成終皆在於此何者學問以誠  
爲本不誠無物苟無忠信則禮文雖中儀刑雖可  
觀皆偽貌飾情適足以滋奸添邪論語曰主忠信  
主與賓對言學問必不可不以忠信爲主又曰子  
以四教文行忠信程子曰四者以忠信爲本是知  
主忠信乃孔子之家法而萬世學者皆當守之而  
不可換其訓而後世或以持敬爲宗旨或以致良  
知爲宗旨而未有以忠信爲主亦異夫孔門之學  
矣故雖學問可觀然其德卒不及于古人者實以  
此也

可

宋儒之意以爲主忠信甚易事無難行者故別撰一  
般宗旨爲之標榜以指導人殊不知道本無難知  
者只是盡誠爲難苟知識之難盡則必不能不以  
忠信爲主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故學雖至於聖  
人亦不外忠信視其貌則儼然儒者矣而察其內  
則好勝務外之心不知不覺常伏于胸中是徒知  
持敬而不以忠信爲要故也學者不容不深辨  
忠自是忠信自是信故有專言忠者有專言信者而  
夫子之四教以文行忠信並言則忠與信本是兩  
事益明矣而先儒以謂忠與信若形影然又曰忠



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本末終始蓋未深致焉

學有本體有修為本體者仁義禮智是也修為者忠信敬恕之類是也蓋仁義禮智天下之達德故謂之本體聖人教學者由此而行之非待修為而後有也忠信敬恕力行之要就人用功夫上立名非本然之德故謂之修為

忠恕 九五條

竭盡己之心為忠 忖度人之心為恕 按集註引程子

已忖人之義不如以忖字訓之之為得言待人必忖度其心思苦樂如何也忖己二字未穩故改之曰忖度人之心也夫人知己之所好惡甚明而於人之好惡泛然不知察焉故人與我每隔阻胡越或甚過惡之或應之無節見親戚知舊之艱苦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茫乎不知憐焉其不至於不仁不義之甚者幾希苟待人忖度其所好惡如何其所處所為如何以其心為己心以其身為己身委曲體察思之量之則知人之過每出於其所不得已或生於其所不能堪而有不可深疾惡之者



油然霽然每事必務寬宥不至以刻薄待之趨人之急拯人之艱自不能已其德之大有不可限量者也矣夫子以為孔子曰可以終身行之矣不亦宜乎

程子曰推己之謂恕愚以謂推己非恕乃用恕之要蓋恕以後之事也程子所謂推己者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蓋因夫夫子子貢問答云爾然使恕字有推己之義則及乎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而夫子唯曰其恕乎可也而不可復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既曰其恕乎而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其意既重複故知恕字之義

本非推己之意夫子答仲弓問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若使恕字有推己之義則夫夫子子貢直可以恕字命之而不可敷衍其詞若此甚繁也觀夫子答子貢曰其恕乎而於其下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知推己即行恕之要而本非恕字之義也且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而其下續之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見推己之道非徒可施之於恕亦可施之於忠不可獨以推己訓恕字益明矣



宋儒以仁為聖人分上之事以恕為學者分上之事  
 晦庵以為仁恕只是一物有生熟難易之不同耳  
 殊不知仁自是仁恕自是恕惟仁者而能用恕惟  
 恕而後能至於仁非有生熟難易之別故曰可以  
 終身行之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聖人  
 豈其心自聖而謂我自是聖無所事用恕邪不可  
 專以恕專為學者之事明矣

聖人之道莫大於仁莫要於義而曾子特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而夫子亦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  
 者其恕乎者何哉曰聖人之道專以待人接物為

謂

務而不居然以守心持敬為事仁義固道之本體  
 雖忠恕之功亦不能不以仁義為本然至於待人  
 接物必以忠恕為要蓋存養在仁義待人在忠恕  
 苟忠立恕行則心弘道行可以至於仁故曰強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曾子所謂忠恕而已矣夫子曰  
 可以終身行之蓋為此也後世學者知獨善其身  
 而其功不遑及於人故視忠恕泛然若非緊要焉  
 者此後世之所以不及於古人也  
 後世學問所以大差聖人之意者專由以持敬致知  
 為要而不知以忠恕為務也蓋道本無分人己故



學亦無分入己苟非忠以盡己恕以付人則不能  
合人已而一之也故欲行道成德則莫切於忠恕  
又莫大於忠恕苟以忠恕為心則萬般功夫總有  
與物共之之意而不至獨善其身而止故持敬致  
知皆為我成德之地否則所謂喫木饅頭者而與  
異端專務清淨疎外人事者相去不甚遠矣若使  
晦翁聞之必謂功夫顛倒不作次第殊不知聖門  
之學通於天下達於人倫非若異端之徒蔑視人  
事彼自彼此自此支離隔斷不相濟用也故曰終  
身可以行之也若曰致知功夫既熟而後從事於

忠恕則是終身無用恕之目可弗思乎哉

誠 九四條

誠實也無一毫虛假無一毫偽飾正是誠朱子曰真  
實無妄之謂誠其說當矣然九文字必有反對得  
其對則意義自明矣誠字與偽字對不若以真實  
無偽解之之最為省力北溪曰誠字本就天道論  
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  
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  
冬藏萬古常如此是真實無妄之謂也然春當溫  
而反寒夏當熱而反冷秋當涼而反熱冬當寒而



言正學集 卷之十  
夏暖夏霜冬雷冬桃李華五星逆行日月失度之類固為不少焉豈謂之天不誠可乎蘓子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此言得之矣

所謂誠之與主忠信意甚相近然功夫自不同主忠信只是盡己之心朴實行去誠之者擇當理與否而取其當理者固執之之謂

誠者道之全體故聖人之學必以誠為宗而其千言萬語皆莫非所以使人盡夫誠也所謂仁義禮智所謂孝弟忠信皆以誠為之本而不誠則仁非仁義非義禮非禮智非智孝弟忠信亦不得為孝弟

忠信故曰不誠無物是故誠之一字實聖學之頭腦學者之標的至矣大哉

聖人之道誠而已矣猶佛氏曰空老氏曰虛言聖人之道莫非實理也而實與虛猶水火南北一彼此懸隔離絕不相入矣然今之學者以虛靈虛靜虛中等理為學之本源而不知其本自老子來或以虛命其名或以虛扁其齋何哉根本既差枝葉從繆不可縷舉學者不可不句句著意辨究推察以歸之于一是之地也

敬 九二條



敬者尊崇奉持之謂按古經書或說敬天或說敬鬼神或說敬君或說敬親或說敬兄或說敬人或說敬事皆尊崇奉持之意無一謂無事徒守敬字者惟夫子曰修己以敬仲弓所謂居敬而行簡二語似乎今之所謂持敬主敬之功然觀夫子曰修己以敬而下又曰君子修己以安人仲弓曰居敬而行簡而下又續之曰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則此二語亦以敬民事而言非徒守敬字之謂也大學或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敬字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謂

不然聖門之學以仁義為宗而忠信為主孔子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未嘗以敬為聖學之成始終而萬事之根本設若果如宋儒之所說則唯聖人言敬諸章乃為學問緊要之功而其他聖人千言萬語舉皆為無用之長物豈可乎哉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敬固為學者之切務然忠信篤敬四者廢一則不可徒謂守一敬字乃可則大非聖人之意譬則醫之處方有君藥有臣藥有佐使藥衆藥兼用而後成方若謂一敬字能該盡



聖學之始終則猶言用一味橘皮乃可不必用補中益氣全湯其雖用參芪之類猶不得奏全方之效况一橘皮乎語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可見雖仁智之達德徒專好之而不學以照之則猶不免於有蔽况於一敬乎其與孔門之學同乎不同不辨而明矣

和直 一條

和直二字意義明白無難解者然論語一部言及於此二字者不知其幾殆與敬字相稱然知主敬之要而不知此二字最為聖門緊要之語蓋和不暴厲

而後世學者徒。

直不邪曲和者自寬直者自正和者無圭角之露直者無智計之巧入德之體立心之要學者必不可不注心受用後世儒者以此二字容易看過不深留意故今表而出之蓋聖人示人切要之語也

學 九四條

學者效也覺也有所效法而覺悟也按古學字即今效字故朱子集註曰學之為言效也白虎通曰學覺也覺悟所不知也學字之訓兼此二義而後其義始全矣所謂效者猶學書者初只得臨摹法帖效其筆意點畫所謂覺者猶學書既久而後自覺



悟古人用筆之妙非一義之所能盡也集註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又舍覺字之意在學者多不察

學問當識聖人立教之本肯如何於是「差」必入于異端可怕佛氏專貴性而不知道德之為最尊矣聖人專尊道德而存心養性皆以道德為之主夫有充滿天地貫徹古今自不磨滅之至理此為仁義禮智之道又此為仁義禮智之德所謂道德之為最尊者已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又曰居天下

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蓋溫和慈愛含弘容物之謂仁反之則為殘忍刻薄之人辨別取舍截然不紊之謂義反之則為貪冒無耻之人尊卑貴賤品節有等之謂禮反之則為僭差暴慢之人是非分明善惡無惑之謂智反之則為冥然無覺之人推仁之極則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也推義之極則祿之以天下弗顧是也推禮之極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是也推智之極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也徧於人心準於四海由此則為人不由此則禽獸故聖人立此四者以為



使

人道之極而教人由此焉而行之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明之斯為有道之人得之斯為有德之人蓋人之性有限而天下之德無窮欲以有限之性而盡無窮之德苟不由學問則雖以天下之聰明不能故天下莫貴乎學問之功又莫大於學問之益而非但可以盡我性又可以盡人之性可以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並立而參矣若欲廢學問而專循我性焉則不翅不能盡人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必也雖我性亦不能盡矣故

亦

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所謂足以保四海者指仁義禮智之效驗而言夫四端之在於我猶涓々之泉星々之火萌蘖之生苟擴充之而成仁義禮智之德則猶涓々之水可以放海星々之火可以燎原萌蘖之生可以參雲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充所謂養即以學問而言人性雖善然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則性之善不可恃焉而學問之



功最不可廢焉吾故曰人之性有限而天下之德無窮欲以有限之性盡無窮之德非由學問其能之乎然非性之善則雖學問之功亦無所施故性之善可貴焉學問之功大矣是孔子所以不以率性為言專以學問教人而孟子所以屢道性善而以擴充之功為其要也此聖門立教之本旨也學問以道德為本以見聞為用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可見聖人以修道德為學問而非若今人之以道德為道德以學問為學問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可見以見聞為用而非若今人之專以靠書冊講義理為學問之類也孟子所謂存養擴充之類皆即是學先儒云學兼知行而言得之矣

學問之法予岐而為二曰血脉曰意味血脉者謂聖賢道統之旨若孟子所謂仁義之說是也意味者即聖賢書中意味是也蓋意味本自血脉中來故學者當先理會血脉若不理會血脉則猶缸之無



純宵之無燭茫乎不知其所底止然論先後則血脉爲先論難易則意味爲難何者血脉猶一條路既得其路程則千萬里之遠亦可從此而至矣若意味則廣大周徧平易從容自非具眼者不得識焉予嘗謂讀語孟二書其法自不同讀孟子者當先知血脉而意味自在其中矣讀論語者當先知其意味而血脉自在其中矣

權 九四條

程子曰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夫稱錘之爲物所以隨衡之斤兩或前或却定其輕重者

也故權字取稱錘之義學問之不可無權以此也夫時有古今地有都鄙家有貧富人有貴賤事之千條萬緒物之大小多寡紛々藉々不可名狀無權以制之何以能得其當而合于道猶臨敵之將因勢制勝隨地排陣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出入變化不可拘以一律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言權之不可不用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最是經即是道既是反經焉能合道蓋漢儒見孟子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遂以爲權者反



經合道今詳孟子之意權字當以禮字對不可以  
 經字對蓋禮可因時而損益經歷萬古而不易故  
 孟子以權與禮相對而未嘗以經字相對正為此  
 也又謂權者濟經之所不及亦未盡權即是經經  
 即是權權每在經之中不與經相離矣唯當謂權  
 以濟經若謂濟經之所不及則猶有以經字對之  
 意在

論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難其人也非謂不可用  
 權也難其人益見其不可不用也蓋示學問之至  
 要而學者之不可不勉也先儒以謂權須是理明  
曰權者聖人之大用非文王孔子

義精方可用權若然則未到理明義精也極便將  
 置而不用欵何以異夫謂醫非盧扁倉公唯全因  
 古方不容加減奚以貴學問為

先儒又謂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是權此亦不深  
 考耳若伊尹之放太甲固是權如湯武之放伐可  
 謂之道不可謂之權何哉權者一人之所能而非  
 天下之公共道者天下之公共而非一人之私情  
 故為天下除殘謂之仁為天下去賊謂之義當時  
 藉令湯武不放伐桀紂然其惡味悛焉則必又有  
 若湯武者誅之不在上則必在下一人不能之則



天下能之子嬰被殺於咸陽隋煬受戮於江都非  
 項氏宇文所能為也蓋以合於天下之所同欲也  
 唯湯武不徇己之私情而能從天下之所同然故  
 謂之道漢儒不知此理故有反經合道之說宋儒  
 有權非聖人不能行之論其他非議孟子之說者  
 皆不知道為天下公共之物而漫為臆說耳噫

聖賢一條

聖字古昔或以名其德或以命其人不如後世所稱  
 截然有階級也周禮以聖居六德之一孔門或以  
 仁連稱或以智併論又或為兼仁智之稱未有明

亦

訓之可據竊以謂聖字或知或行各造其極不可  
 測識之稱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中庸又稱聰明  
 聖知此謂智之造其極也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  
 惠皆為聖人而以智譬射之巧聖譬射之力而三  
 子之所以不及乎孔子者便在於智之不足焉則  
 聖者及行造其極之稱也而自可欲之善而克之  
 至於大而化之為聖人似亦行造其極之稱賢字  
 亦非若後世所號必有階級也觀孔子以伯夷叔  
 齊為古之賢人而孟子以伯夷為聖人宰我論孔  
 子則亦為賢於堯舜後世論孟子或以賢聖二字



連稱之則知古人所云聖賢之稱不如後人之甚泥也

君子小人 九三條

君子小人之稱雖有以位言與以德言之別然本主位而言蓋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而郊野細民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稱蓋取於此夫為人之上者其人宜氣象老成智識遠大足以為天下之儀表故有其德者雖無其位又謂之君子尊其德也其人猥瑣卑微偽詐褊隘有細民之氣象者雖在位又謂之小人鄙其人也此與賢不肖善

亦

人不善人之稱大不同

人之所以為學者在自進君子之道而不為小人之歸然不明乎君子小人之辨則於君子之心不知其如何而不覺流乎小人之趣矣故夫子每々對舉君子小人而深究其所以相反之狀其所以為學者之意甚為深切不可不察焉伊川先生曰有欲為聖人之心而後可與共學可謂確言固漢唐諸儒之所不及然其真實有志超然卓犖度越流俗者固可若中人之資以此為志必有躡等凌節自立標準之病不如以君子自期待之無弊



聖門所稱君子之道者亦與稱聖人之道自異別矣  
蓋君子之道謂平易從容無過不及而萬世不易  
之常法若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又曰君子之道四  
丘未能一焉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又曰君  
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文等語是也唯費而隱之  
語與論語中庸諸章大不同蓋註家不知聖人之  
旨而錯解之耳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隱  
字當作闇字意解之

王霸 九三條

王者有天下之稱霸者諸侯之長當初未有王霸之

辨文武之後王綱解紐號令不行於天下桓文互  
興約與國務會盟而不能以德服天下於是王霸  
之辨興非必以霸為非也觀文王之為西伯可見  
矣後世又有皇帝王霸之論儒者誦之然孔子之  
所不言孟子之所不論蓋戰國縱橫雜家之說闕  
之可矣

王霸之辨儒者之急務不可不明辨焉孟子曰以力  
假仁者霸以德行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比王霸  
之辨也荀子曰粹而王駁而霸其言雖近似然而



推度之見非知王道者之言也蓋王者之治民也以子養之霸者之治民也以民治之以子養之故民亦視上如父母以民治之故民亦視上如法吏如重將雖奔走服役從其命之不暇然實非心服有禍則避臨難則逃不與君同患難其設心之異在毫釐之間而民之所以應上者有霄壤之隔非徒粹駁之異而已

王者以德爲本而未嘗無法然法者其所以敷德而非其所恃也霸者以法爲本而假德以行之然而不能實有其德及乎五霸既沒時世益衰而專任

法術不徒知假德於是有刑名之學王不待雜霸霸不待任法術而任法術者不能當霸霸不得當王蓋大能制小小不能敵大也

鬼神 附卜筮九四條

鬼神者九天地山川宗廟五祀之神及一切有神靈能爲人禍福者皆謂之鬼神也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其意蓋以謂雖有鬼神之名然天地之間不能外陰陽而有所謂鬼神者故曰云云可謂固儒者之論也然今之學者因其說徒以風雨霜露日月晝夜屈伸往來爲鬼神者誤矣



鬼神之說當以論語所載夫子之語為正而不可以  
其他禮記等議論雜之也按夫子論鬼神之說載  
魯論者纔數章而止至於孟子無一論鬼神者蓋  
三代聖王之治天下也好民之所好信民之所信  
以天下之心為心而未嘗以聰明先于天下故民  
崇鬼神則崇之民信卜筮則信之惟取其直道而  
行焉已故其卒也又不能無弊及至于夫子則專  
以教法為主而明其道曉其義使民不惑于所從  
也孟子所謂賢於堯舜遠矣正謂此耳樊遲問知  
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又曰子

懼

見

不語怪力亂神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此皆見聖人深恐人之不務力於人道而  
或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而言之也然祭如在祭神  
如神在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則又觀其於所  
當敬則味嘗不盡敬此吾夫子之所以明其道曉  
其義使人不惑於所從而與三代之聖人有不同  
也由是觀之則凡記禮等書稱子曰或稱孔子曰  
諸論鬼神之言皆出於漢儒之假託偽撰而非夫  
子之言彰々明矣  
卜筮之說世俗之所多悅而甚害於義理故語孟二



書未嘗有言卜筮者何者從義則不必用卜筮從  
卜筮則不得不捨義義當去矣而卜筮不利去則  
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當就矣而卜筮不利就則  
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不可進矣而卜筮利進則  
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不可退矣而卜筮利退則  
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在  
已而已何待卜筮而決之也君子去就進退用捨  
行藏惟義之所在奚問利不利為是孔孟之所以  
未嘗言卜筮也論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  
占而已矣蓋言不恒之羞不待占決而知其凶也

由是觀之則夫子之不用卜筮益明矣故愚嘗謂  
三代之時教法未立學問未闡直至孔子而始斬  
新開闢猶日月之麗于天而萬古不墜故三代以  
前之書當以三代以前之說求之而孔孟之書當  
以孔孟之旨解之各識其理之所在可矣  
夫人所以信卜筮者神明之也卜筮果神明邪其事  
吉則吉兆應其事凶則凶兆應而後可南蒯將叛  
筮之得黃裳元吉之兆蒯吉之叛而敗蒯叛人也  
而以吉兆告神明何益卜筮果神明邪其事吉則  
卜筮并吉其事凶則卜筮共凶而後可晉獻公欲



詩經卷之十  
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同占此事一吉  
一凶無所適從神明豈若此乎故卜筮之說雖多  
載于三代之書然至于語孟二書無一言及于此  
者蓋聖人以義為斷而使人不惑於不可知之途  
此吾夫子之所以度越乎三代聖人而永為萬世  
之宗師也

詩九三條

讀詩之法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亦可以懲  
創人之逸志固也然而詩之用本不在作者之本  
意而在讀者之所感如何蓋詩之情千彙萬態愈

常

出愈無窮高者見之則為之高卑者見之則為之  
卑為圓為方隨其所遇或大或小從其所見棠棣  
之詩淫奔之辭也夫子取之以明道之甚邇早麓  
之詩詠歌文王之德也子思引之以明道之無所  
不在憂心悄悄惓惓于群小衛莊姜之怨不獲於其  
君也孟子引之以為孔子之事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大夫傷於讒而訴於天也齊宣王引之以嘉孟  
子之能察己之心也學者觀此可以悟讀詩之法  
矣夫子特許子貢子其以始可與言詩已矣者蓋  
以非二子之穎悟文學不足以盡詩之情也是讀



詩之法也若鄭箋朱傳徒著作詩之來由而不知本之於古人讀詩之法惜哉

詩有六義曰風賦比興雅頌是也鄭箋朱傳皆以國風二雅三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諸家終不能改其說愚竊謂國風雅頌是詩之體非義如鄭箋朱傳之說則是詩只有三義而無六義又只當以風雅頌賦比興為叙而不可言風賦比興雅頌周禮大序皆以風賦比興雅頌為叙則三經三緯之說最可疑焉予故謂詩六義亦當不在作者之意而在讀者之所用如何蓋風賦是一類比興是一

類雅頌是一類風賦在尋常之所用比興在臨時而寓意雅頌取於音聲何以言之觀左氏傳列國士大夫以詩贈答皆曰賦某詩或曰賦某詩第幾章如此則三百篇皆可以為賦論語曰可以興則三百篇亦可以為興周禮有豳雅豳頌之稱而豳風一詩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三百篇亦可以為雅為頌故一詩各具六義而六義通於三百篇之中古人用詩之法豈不大且廣乎而於風賦比興雅頌之叙其義又自分明矣又按周禮大師以六義教王之子弟若鄭箋朱傳所謂則輒生小子皆



可能通其義矣待大師之教乎

詩有美刺蓋詩之作有有作者者有無作者者大抵當時不知誰人所作或作詩以諷人之謔或本無此事而託詞以見其情朝野流傳以相詠歌耳非專有**意義**某人刺某人也後之錄詩者或國史或採詩官撮其大意為某詩美某人某詩刺某人今之小序是也而朱子悉廢小序而直據經文以著其義然後之諸儒多言小序不可廢焉其說皆有明據愚又謂若廢小序而悉據經文則事多有害于義者桑中詩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二章曰云

誰之思美孟姜矣三章曰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如朱子之所說則是一人而相期約於桑中乎三人各有所期約乎丘中有麻詩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又曰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山有扶蘇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又曰不見子克乃見狡童是一人而私二人乎二人各有所私乎若謂二人各有所私則此一首詩而出於二人之手也若謂一人而私二人則一幽僻地不可同留二人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雖淫奔者不可自發其奸其不相通也如此故悉廢小序而直據經文則國風諸篇類皆為



語孟字義 卷之十  
三十三  
滂奔者之所自作而美刺之旨不明矣故曰事多有  
害於義者正爲此也

書 九三條

六經莫古於書而散亡偽撰亦莫甚於書然而堯舜  
禹湯文武之書尚多在學者當因其存而察其亡  
信其當信而疑其當疑則聖人之大經大法畧足  
觀焉而其散亡偽撰之甚亦不足爲害也尚書  
有今文古文之別今文二十九篇出於秦博士伏  
勝之口授寫以漢世文字故名今文尚書古文五  
十八篇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竹簡書皆科

斗文字故號古文尚書遇巫蠱之禍而不行遂廢  
矣歷四百餘年東晉以來稍行於世至於隋開皇  
中始全故今今文古文並行然朱子吳臨川梅鷟  
之徒皆疑古文之非真其言鑿々乎有據九古人  
作一篇文字必有起結若堯典其終只曰釐降二  
女於瀉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此豈足結一篇之終  
乎且孟子引舜典而稱堯典則古二篇合而爲一  
篇明矣三苗之征泰誓之年數其理不得明暢者  
皆因過信古文也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唐虞三代之間其議論皆在於脩政知人之間而



未嘗有心性之論古文尚書多說心說性最非唐虞三代之口氣其害于道甚多矣

讀書者須先明夫子祖述堯舜之意而後始讀四代之書不然則必眩於無為自化荒唐繆妄之說而者聖人之書必有不滿之意故不能得其理孔安國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所謂大道者蓋言甚廣大而非常道之所及也然而觀夫子特取唐虞二典而三皇三帝之書皆黜之則知其所謂大道者必是磅礴廣大不切於人倫不

近於日用無益於天下國家之治者也惟堯舜之道為能究人道之極而萬世不易中庸之至而夏商周之道亦皆準堯舜之法而一無為無為自化之說者藉令百世之後有聖人者出然蔑能出於唐虞三代之上而老莊氏所謂無為自化之說皆繆妄不經不可為訓矣學者知此理而後正得夫子定書之意而於四代之書深知其造至極而不後可加焉

歐陽子曰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



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竒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々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

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竒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歐陽子此論最有補于世教雖閩洛諸君子猶有所不及者也凡爲三皇五帝之論者皆出



於戰國識緯雜家之說而非孔子之旨若歐陽子者可謂能得聖人之旨也予故表而出之

易九三條

凡學孔子之道者當從孔子之言也欲學孔子之道而不從孔子之言者是叛孔子者也語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愚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可以無大過矣夫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避盈滿而處退損易之教也昔者聖人深究陰陽消長之變而明著進退存亡之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總莫非發明此理

發不獲人曰凡學孔子之道者當從孔子之言也余不能服此說夫孔子彼何者不過其辭焉馬湯文武周公而其道則不在孔子之道所謂道也而又非從孔子之言者身殺孔子者也固不能孔子之言則殺孔子然各有能有不未嘗違百教也然則孔子不從孔子之教者豈非孔子也同謂此道乎孔子固不在言自從吾道而唯從所存好而已不從此說矣

故可以無大過矣之一言實足以蔽之矣大九區區象數卜筮之學皆非夫子之意也而程子從孔子而以義理解之朱子從文王周公而以卜筮為主愚謂易之為書也夫子以前固為卜筮之書然六經永為孔氏之書則易書固當以程子為是歐陽子趙南塘共深辨十翼非孔子之所作愚謂古之經書莫明於魯論亦莫正於魯論不比詩書義理難曉紛亂甚多故天下之書皆當以魯論為正為之折衷大傳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今以論



語證之非夫子之語，彰々矣。而從卜筮，則害義從義，則不必用卜筮。故語孟二書未嘗言卜筮。今繫辭說卦專為卜筮作之，則歐陽子以為筮人之占書，而非孔子之所作，宜矣。又以大傳何謂子曰者，為講師之言，皆非易家之所及。歐公有易童子問，趙著易說三卷，歐說學者不可不讀。古者易學自有二家：彖象及文言，儒家之易也；繫辭說卦，筮家之易也。儒家之易專明陰陽消長之變，而無一涉于卜筮者也。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是也。彖本謂卦下之辭，今所云彖曰者，以釋卦下之辭，故亦通謂之彖象。即晉韓宣子聘魯所觀今象曰是也。朱子從疏家一說，以為彖象傳者非也。二書之作皆在夫子之前，彖以釋卦辭，象以釋爻辭，而象不及卦下之辭者，蓋存于彖也。以此觀之，則彖又在象之前可知矣。繫辭本乎儒家之易，而以卜筮為主，歐陽子為筮師之作是也。說卦專說卜筮，皆筮家之易也。程傳雖從繫辭實與彖象之旨合，深知易者自識之矣。

春秋 九二條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蓋魯史官因周公之舊法典



禮而著善惡之跡故謂之魯春秋晉韓宣子之所  
觀是也周道既衰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故孔子懼而作春秋蓋史官  
之筆雖襲用周公之舊法然不能無詭於聖人故  
夫子削其違<sub>レ</sub>弑義者而筆其合<sub>レ</sub>弑義者故曰其義  
則丘竊取之矣其取之云者我取之於彼之辭非夫  
子親為之褒貶也蓋當時世朴事簡無載籍之行  
于世善惡淑慝皆與時共沒無著于後世故亂臣  
賊子肆其欲而莫之顧於是夫子就魯春秋筆削  
之以為百世不刊之典故亂臣賊子懼

知春秋者莫若孟子而左氏傳獨與孟子之意相合  
故讀春秋者當以孟子語為正而以左氏說參之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  
惟春秋乎蓋夫子以亂臣賊子接踵於當世莫之  
能禁而作之也是春秋之大義也其紀日月爵位  
者固書法之所在然謂之春秋之大義則不可蓋  
聖人之脩經也在於禁亂臣賊子之欲而使人觀  
其善惡之跡故左氏之著傳亦備載其事之本末



而使人審覈其善惡之實此左氏之所以知聖人之意而與孟子之意相合也後人惟知解義理之為傳註而不知記事實之為傳註左氏之意荒矣所謂天子之事者指禮樂征伐言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也而禮樂征伐非庶人之所敢議然以當時上無以明道者故孔子不得已而作之故曰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天子之事為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者尤非也

總論四經 九二條

須

六經之學當先得其大義苟得其大義則猶順流而下循途而行無甚難解者不比他書句櫛章梳逐一解說可通蓋人情盡乎詩政事盡乎書事變盡乎易世變盡乎春秋不讀詩則不能以立教不讀書則不能以善政不讀易則無以識事變不讀春秋則無以取世變此其大義也六經之學其遠哉而夫子雅言獨在詩書者何哉夫人情無古今無華夷一也苟從人情則行違人情則廢苟不從人情則猶使人當夏而裘方冬而葛雖一旦從之然後必廢焉故立教施政者必不可不讀詩書也而



聖人之爲政也本於人倫切於人情而無虛無恬  
澹之行無功利刑名之雜四代之書皆盡君臣之  
道究人倫之極而與夫黃老無爲自化之說不啻  
霄壤故詩書二經尤平易近情使人易從易行達  
乎萬世而無弊者也故自詩書入者其意平而無  
詭異邪僻之行若夫好邪說暴行高遠不可及之  
術者必不知自詩書入者也若佛老禪儒之說是  
也是夫子之所以雅言詩書而諄々然爲之教誨  
也

讀六經與讀論孟其法自別論語孟子說義理者也

詩書易春秋不說義理而義理自有者也說義理  
者可學而知之也義理自有者須思而得之也可  
學而知之者顯而示之也須思而得之者含蓄不  
露者也四經猶天生之物不煩雕琢自然可觀焉  
語孟猶設權衡尺度以待天下之輕重長短也六  
經猶畫也語孟猶畫法也知畫法而後可通畫理  
不知畫法而能曉畫理者未之有也六經猶直描  
畫天地萬物之態纖悉不遺語孟猶指點天地萬  
物之理而示之人故通語孟二書而後可以讀六  
經否則雖讀六經茫無津涯瑣々訓詁不足以發



明六經也程子曰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不治而自明矣此言亦讀六經者所當先識也

附 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

欲為孔孟之學者不可以不讀孔孟之書欲讀孔孟之書者不可以不識孔孟之血脉讀孔孟之書而不識孔孟之血脉者猶船之無舵夜行之無燭瞽者之失杖而莫識其所嚮方也其可乎苟讀孔孟之書而識孔孟之血脉天下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辨試以異端之言雜諸聖人之書以聖人之言置諸異端之書其見之如視黑白分之如辨菽麥

隨手而取入耳則知不爽毫釐不差抄忽夫然後謂之能識孔孟之血脉也將何以得能識孔孟之血脉而不惑乎夫孔子之聖賢於堯舜遠甚而自宥生民以來未有比其盛者矣而孟子願學孔子而得其宗者也若使孔孟復生於今世其所說所行不可過語孟二書則舍語孟二書而其何以能之誠以論語一書其詞平正其理深穩增一字則有剝減一字則不足天下之言於是乎極矣天下之理於是乎盡矣實宇宙第一書也孟子之書亦羽翼論語而其詞明白其理純粹非若禮記諸篇



出於秦人坑燔之餘而成於漢儒附會之手故次  
論語而其言無詭者其惟孟子乎學者苟取此二  
書沈潛反復優游饜飲口之而不絕手之而不釋  
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承其馨  
歛如視其肺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夫然後  
得能識孔孟之血脉而不為衆言淆亂之所惑也  
大學一書本在戴記之中不詳撰人姓名蓋齊魯  
諸儒熟詩書二經而未知孔孟之血脉者所撰也  
其齊家傳以下言孝弟慈論絜矩之道者吾有取  
焉固能得詩書之意者也至乎其列八條目及其

所說學問之法則不能無疑大學曰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程子以此為古人為學次第然而愚謂孔孟  
言為學之條目者固多未聞以此八事相列若此  
其密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明夫子教人之條  
目在此四者而無他法也又曰知者不惑仁者不  
憂勇者不懼明此三者天下之達德而進學之叙  
無出於此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明



級

忠恕終身可以行之而夫子之道莫過於是者也  
中庸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亦言為學次第如此何其簡而易從邪大學以  
為人之進道若登九層臺歷一階又歷一階而後  
進至下臺上邪夫道非他即人之道也以人脩人  
之道何遠之有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  
矣孟子曰道在邇而未諸遠皆言道之甚近也豈  
有如登九層臺乎宋人嘗譏韓子以其引大學不  
及於格物致知亦不深考耳孟子曰人有恒言皆  
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亦

在身非但不及於格物致知纔止於家之本在身  
而不及於正心誠意則又譏孟子以不知大學可  
乎故知八條之目非孔孟之意明矣大學曰修身  
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夫存心之道莫要於無所忿懣恐懼好  
樂憂患者邪書曰以禮制心孟子曰君子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大學  
乃不以此為要而徒欲無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  
何哉夫此四者心之用也凡人有斯形則有斯心



有斯心則不能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苟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則此四者即仁禮之著而天下之達  
道也何惡之有大學乃不此之識而徒欲無忿懣  
恐懼好樂憂患此即不識孔孟之血脉故也又曰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可  
謂害道尤太甚矣非惟不識孔孟之血脉蓋不信  
孔子而自欲以己之學號於世者也語曰子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又曰發憤忘食又曰顏淵死  
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  
慟而誰爲若以大學觀之則可謂孔子亦不免放

心也夫撰大學者本非踈漏而然亦非有意義相  
通其學本不見仁義之良而欲剛制其心蓋告子  
之流耳又曰正心二字又見於孟子然尚有當議  
之者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  
辭以承三聖者所謂正人心者謂禁民之非心而  
俾之無邪說暴行之甚與大學之意自異矣若孟  
子之意正心二字當施之於民而不可施之於己  
故平生誨人或曰存心或曰養心而未嘗言正心  
其意可見矣已存心云者欲其不也養心云者  
欲其長也而大學以爲人之制心當若造器物其



形方正端直一定不可變焉此豈識心者乎哉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按明德之名屢見於三代之書然三代之書本記聖人之所行或以此美聖人之德或曰明德或曰峻德或曰昭德其意一也故雖數々見於典謨誓誥之間然非學者之所能當故至於孔孟每曰仁曰義曰禮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明德者矣作大學者不知其意在見詩書多有明德之言而漫述之耳豈非不識孔孟之意乎又曰為人君止於仁夫孔孟之學以仁為宗而九學者莫不從事於此今大學獨屬之於人君而

無為學者道之者是亦與孔孟之旨異矣又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夫意一也論語說毋大言說誠一正一反必不可無是非而中庸曰誠身而不曰誠意則誠字當施之於身而不可施之於意明矣又曰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夫楚南蠻馱舌之俗中國之所不齒而陳良楚之產乃不學於其國而北學周公仲尼之道於中國今大學不引文武周公之訓而遠用楚人之言最不可解焉又曰生財有大道夫財者生民之所資以生者固不可不為之立禁設厲量入為出類講度支之方然均無



貧和無寡安無傾君子詎求生財之道乎况禮義  
信三者猶不謂之大道其於生財有大道何哉非  
孔氏之徒之言可知矣又曰此謂國不以利爲利  
以義爲利也是亦以利心言之者也孟子曰王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夫君子之行道也惟義  
是尚而不知利之爲利也苟有以義爲利之心焉  
則其卒也莫不捨義而取利也蓋戰國之間陷溺  
之久人皆悅利而自王公大人以至於庶人惟利  
之欲聞故雖被服儒者每憂其術之不售必以利  
啗人所謂生財有大道又曰以義爲利蓋用此術

也大學非孔氏之遺書彰々然明矣大九愚所著  
十證者雖不悉繫乎血脉之合否然其一二命意  
措詞之差本皆因不識血脉然則今亦不得不爲  
之辨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孟子既言之今觀  
柱下書遠遊篇邪說之行固已尚矣况乎戰國之  
際去聖既遠經殘言闕世之學士大夫自以爲至  
寶而不知實爲邪說之所誤也今不全爲左社之  
俗者幸孔孟之遺教尚存故也漢儒擇之不精識  
之不徹貪多務得不知其害道之甚至于此大學  
本在禮記則爲一篇書而不詳出於誰人之手至



懼

於朱考亭氏始分爲經一章傳十章經以爲夫子之言傳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蓋出於其意之所好尚而非有所考證而言後學不知自辨直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傳之可謂害道之尤者也愚之至無似何敢望考亭德行之勤也學問之博也文章之富也其相懸絕不翅萬分之一其不可跂及固不待言之矣然竊自思於識孔孟之血脉則不敢自讓焉於是竊不自揣漫述孔孟之血脉以附之兒曹實恐孔孟之旨不大明于後世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憂道之君子其諒

諸

附論堯舜既沒邪說暴行又作

予頃私策問諸友曰世所傳諸子百家異端邪說皆聖遠經殘之所致實戰國以來有之上世無有然孟子嘗曰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又作而於文武周公之後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竊思孟子所謂邪說者必有所指若楊墨之徒是也而以又作二字觀之則邪說之害非當戰國以來有之實孔子以前既有之非當孔子以前



既有之亦似乎堯舜以前實有之吾不知其如何  
說豈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漢世所尚黃老之術者  
本非戰國之間所偽撰焉而上世實有之歟抑上  
世所謂邪說者非後世諸子百家之類而別有所  
可斥名之者歟云云而及閱諸友所對多揣量摸  
寫依傍名理而未有明據事實足以取信於後世  
者故又自代諸友為之擬對焉究論堯舜以前實  
有邪說暴行且併及于孔子之聖於是為最大而  
生民以來未嘗有之實曰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  
帝之書春秋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說者謂即上世帝王遺書也而漢孔安  
國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  
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可見  
孔子時三皇五帝之書尚在而三墳言大道五典  
言常道焉則夫子皆當祖述之而特斷自唐虞以  
下三皇三帝之書皆在所黜焉者何哉夫聖人之  
道萬世通行之典也故其道謂之常道其書謂之  
經典言其當萬世通行也豈常道之外別有所謂  
大道者乎哉外常道而別有大道焉則可知大道  
云者便非萬世通行之典矣竊以謂彼所謂大道



者則必是虛無恬澹無爲自化之說而非堯舜孔  
子之所取焉想虛無恬澹無爲自化之說匪柱下  
漆園叔倡其說蓋自上世已有之世所傳黃帝內  
經者恐非悉七國時書又屈子所述周靈王太子  
晉之語及周廟金人銘孔父鼎銘亦往往與其意  
相符焉則虛無恬澹無爲自化之說自上世已有  
之彰々然明矣而漆園鄭圃之書屢々稱黃帝之  
名孟子時楚許行者爲神農之言有與民並耕之  
說矣則知自上世別有非堯舜之道而號神農黃  
帝之道相稱述於世者焉其爲孔子之所黜宜矣

由是推之則知雖宓犧之學亦不得爲全與堯舜  
之道相同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  
云乃實其有是人也九廣成子卞隨務光之流蓋  
皆古隱君子有奇行者曠代相傳稱焉則未必無  
其人也孟子所謂堯舜孔子以前邪說暴行者是  
已蓋邪說者暴行之本暴行者邪說之發有則俱  
有非有二也大凡害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  
下國家之治焉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行惟堯  
舜之君在位焉則天下一家道德一而風俗同君  
君臣臣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弟兄弟忠信和睦



之風隆詭行異論之徒熄蕩々平々無偏無黨家  
自齊國自治而天下自平矣虛無恬澹之說自無  
所興無為自化之教自無所倡是為中庸之至是  
為王道之極聖人既沒世衰道微異端蠱起邪說  
並興敢肆私說無所顧諱以常道為卑而不足為  
以綱常為近而不加勤家家異道人人殊說先王  
之道術於是瓦解瓜裂不復統一矣不識道者為  
其所眩瞽蔽銅驚以為至言為妙道匍匐而從之  
以為遠勝於堯舜之道而非周孔之所及悲哉道  
二邪與正而已矣天下豈有大於常道者乎哉若

謂外常道而別有大道焉則其所謂大道者必是  
邪說也故人倫之外無道仁義之外無學人之所  
當務力者人倫而已矣人之所當竭力者仁義而  
已矣夫天運於上地載於下日月代明四時錯行  
人不能為力於其間在君惟當盡君之道在臣惟  
當盡臣之道在父惟當盡父之道在子惟當盡子  
之道人人盡己之道而天下平矣學雖闡天人之  
秘智雖洞象數之原然無益於人倫無裨於世道  
者聖人不取焉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又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

聖子雖闡天人之秘智  
難洞象數之原然  
無益於人倫無裨於  
世道者聖人不取焉  
且說直然夫今世  
之儒者或雖唱仁義  
道德之大言而不能食  
一概之良者豈已極  
路邊是解可謂為學  
者乎哉



徧愛人急親賢也向所謂害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行者以其不可與入于堯舜之道也譬諸珍羞異味人多貪饑至於五穀常膳則不知嗜焉然而舍五穀常膳則無可以食也大凡世之所崇信奉承致恭盡敬而藉々乎時焉者皆珍羞異味之類而堯舜孔子之道則五穀常膳也人雖固不知尊之然亦不能一日舍此而不由焉大矣哉赫々皇天篤生孔子旁觀古今歷選群聖祖述其當祖述憲章其當憲章雖三皇三帝之書猶在所黜焉而獨

斷自唐虞以下祖述憲章之而後天下萬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明而無所迷惑邪說暴行猶烏菽之於嘉穀自不得與正道相混焉則孔子之德之學之大其為如何哉非有若身坐堂上能辨堂下人之曲直之智則不能故孟子曰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嗚呼與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同其照超於三皇跨於五帝獨為天下萬世帝王臣民之師表者其惟孔子一人為然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猗與盛哉人以為邪



說暴行皆戰國以來有之上世無有不然唐虞以前邪說暴行者方堯舜氏起而退聽畏縮不敢出頭孔子以前邪說暴行者又及孔子出烟飛霧散不復存跡猶大陽中天鬼魅狐惑自伏匿而屏息故後世所以不復知上世自有邪說暴行者蓋為此故也唯黃老之說遺孽猶在至漢再熾瞿曇之學自外入寇浸爾跳梁至隋唐始盛迨宋大蹂鉅儒輩出雖為之痛排深辨不遺餘力然愈撲愈熾愈廢愈興其所以卒不息者為徒託之空言而無堯舜孔子之德也夫道德盛則議論卑道德衰則

議論高議論愈高則離乎道德愈益遠矣故議論之高衰世之極也而其最高者至禪而極故離乎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亦莫禪為甚儒者以為當以議論勝之過矣苟使吾道德盛焉則彼自退聽將服從之不暇若不是之務焉而徒欲以口舌與彼角衡猶赤手與人鬪相傷俱止可謂陋矣故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昔者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謂春秋成而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明故亂臣賊子自知其無所逃罪



故懼焉非謂讀春秋書而亂臣賊子乃懼是亦學  
春秋者所當識也故過邪說之術脩吾道德為上  
策以倫理攻之為中策辨理之有無寂感為下策  
韓歐出中策程朱出下策其得上策者孔孟以後  
未之或聞也惜哉

語孟字義卷之下畢



右語孟字義二卷 古學先生伊藤君之所著也  
先生平日著述逐旋修改未嘗停手故門人傳錄之  
本條款或異文字不一今茲三月 先生易贊景范  
恐其遺疑誤於後世速就定本手自校謄壽諸文梓  
以貽同好凡四方之本皆當就此取正云

寶永二年乙酉冬至日門人林景范文進頓首拜書





春風

春風

春風

春風

春風

春風

春風

寶來二年，山西冬至日，門人林景策文，並謝首林書。

以銀同致，小四六之本，皆當意出，五云。

淡其豈，疑焉致，對世，整棟，宜本，去，自，外，都，壽，前，文，林。

本，新，疑，與，異，文字，不，一，今，茲，三，月，去，主，長，實，景，策。

去，至，平，日，普，登，登，致，對，如，未，曹，高，手，好，門，入，對，疑，之。

亦，轉，益，字，建，二，卷，古，學，夫，主，用，類，景，之，所，齊，出。



